

台灣好女人

因為歷史失憶，
人們既不曾聽過早在
二十世紀二、三〇年代，
台灣的進步女性就已經
展開過深刻的婦女解放運動，
更不曾認真對待她們從
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時期
一直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期間，
為了民族的、階級的與婦女的解放
曾經走過的艱難而坎坷的路。
這本書就是認識台灣女性
這段進步歷史的初步總結。

藍博洲◎著



聯合文叢

225

台灣好女人

● 藍博洲／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灣好女人／藍博洲著．--
初版．-- 台北市：聯合文學，2001〔民90〕
面：公分．--（聯合文叢：225）

ISBN 957-522-327-6（平裝）

1.婦女-台灣-傳記-通俗作品

782.632

90004819

聯合文叢 225

台灣好女人

作者／藍博洲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初安民

主編／江一鯉

編輯／張清志

美術編輯／周玉卿 戴榮芝

校對／呂佳真 張清志 藍博洲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567914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ms4.hinet.net

unitas@udngroup.com.tw

印刷廠／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1年6月 初版

定價／240元

copyright © 2001 by Lan Bou Chou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目次



【代序】

兩個偶然指派的命運和一個異鄉人／葉芸芸

005

小傳

013

高草

045

歐巴桑

073

蔣姑娘

143

許金玉

201

後記

253

聯合文叢

225

台灣好女人

● 藍博洲／著

目次



【代序】

兩個偶然指派的命運和一個異鄉人／葉芸芸

005

小傳

013

高草

045

歐巴桑

073

蔣姑娘

143

許金玉

201

後記

253

〔代序〕

兩個偶然指派的命運和一個異鄉人

葉芸芸

每一次，自以為走過了一座橋，或跨出一道藩籬；之後不久總會發現，原來自己又越進了另外一道藩籬之內，不知道還有幾座橋？等待在前方。

1

「偶然」指派給我兩個無法抗違的命運，其一是出生之時間、地點以及民族的屬性，其二是性別。這是生命的原點。

我出生的地點在台北市的大龍峒。台北並不是父母親的故鄉，是他們流浪生涯中途的一站。台北也不是我的故鄉，而是流浪生涯的起點。父母親的故鄉是鹿港，那也是他們的祖先自大陸流浪到台灣的最後一站。我卻不曾在鹿港生活過，那一棟座落在台中市西區的日式房院，曾經孕育生命中最早的二十年的家，才是我的故鄉。

出生於日本領台之後，前半生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父親，早已預見日本的戰敗，以及因而

將有的台灣回歸祖國的可能性。湊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幾個月來到這世界的我，遂有了兩個富於歷史感的名字。父親不僅從老子道德經的「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找到一個吻合他當時心境的名字，又另給一個充滿期待的乳名「光復」。這出生當時之條件：時間、地點以及民族的屬性，決定了我將存在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的客觀環境；這絕不可能由自己選擇，也沒有能力改變的，我慎重地迎納，恰似對不可知的敬畏。這已經被決定的，是昨日之我，是歷史的我。從不停滯的時光，一分一秒由指縫間消逝，「昨日」卻不一定就隨之而過去。「昨日」極可能呈現在「今日」，乃至於延續到「明日」，以一種相似的或是不完全相似的面貌。

「偶然」拋擲給我的另一個命運是我的性別，既歸屬於女人的族類，便永遠不可能成為男人。女兒、妻子和母親，這三個重疊的角色，乃是永恆的今日之我，是日復一日都不會改變的天職。做為女兒的我，備受保護。但是，父親卻不能相信，他自己有能力能夠保護子女免於恐懼。父親一生歷經政治的殘酷與不義，早年目睹日本軍隊鎮壓台灣人民反抗之殘酷，年長積極參與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運動。回歸祖國的夢，在壯年之時生而復死，深埋心坎的只是：二二八事件與五〇年代陰暗的政治經驗，那令他即便寫日記的慾望都要壓抑的記憶。

從小就知道，「長大」的定義其實是等同於離家遠行的。小學的時候，送姐姐出國留學日本；中學的時候，送哥哥出國留學美國。終於，父親將我也託付給一個可能替代他保護我的人，甚至於必須舉債，也要送我們雙雙離開島嶼的故鄉。父親總是戲謔這是「放生」，而他確信這是最好的抉擇。

三十年前離家時，我不曾明白的只是，此去將成異鄉人。

異鄉人的距離感是獨特而充滿挑戰的。故鄉很遠又很近，只在記憶中的一個時間與一個地點。異鄉很近也很遠，生活在其中，又不在其中。我因而變得喜愛旅行？或是確信此生是地球村的居民？從一個陌生的城市小鄉到另一個陌生的城市小鄉，永遠攜帶著一顆好奇心，永遠保持著旁觀者的距離。有時也不免自問，何處是兒家？回到故鄉還能找回歸屬感嗎？被款待成客人並不奇怪，怪異的是自己也越來越習慣，甚且歡喜作客。鄉愁又是什麼？當故鄉與異鄉變成同樣的熟悉，又同樣地生疏。

直到有一天，理解到在美國的非洲人普遍有一種失根的忿怒而震驚不已；忿怒，不僅因為他們的祖先被白人擄掠為奴隸；忿怒，更是因為與自己的文化根源——非洲文化——的斷裂。幡然明白，為什麼自己總是生活在兩個割裂的世界？

為什麼離開島嶼之後，就一直在尋找島嶼的歷史？卻有很長一段時期，以為導引我走上此路的，只是許多偶然的緣分。著魔似的尋找故鄉的歷史，好似回闖時光的隧道，成為「昨日」的俘虜，而與真實的「今日」的生活全然割裂。這卻也是每一個今天的生活中，僅能擁有的一片自己的天地。現實中，寄居的北美洲，有另一種政治文化體系與歷史背景；現實中，謀生工作在另一個即非文學也非歷史的領域；現實中，有無法逃避的天職——女兒、妻子和母親。

無法停步，獨自遊走在兩個世界的邊緣，在故鄉與異鄉，在昨日與今日；在無法逃避的天職與尚未建立的自我之間。有時好像困在沒有出口的房間；更多時候，似乎是在靠不了岸的大洋中，不知道該奮力往前游去，還是隨波逐流？

身為女性，意味的是挑戰。此生的最大挑戰莫過於抗拒母親一輩的命運。想要與母親不同的那個夢的到來，正是挑戰之端。那是我初為人母，被父親放生，離開島的故鄉之後不久。突然之間，「自由」不再是捉摸不定的名詞，而是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

的確曾經有夢，一個要創造有異於母親之命運的夢，並且努力以赴。然而，與此之同時，卻也清楚地知道，將永遠無法成為自己夢想要成為的那個女人。因為我背負著與母親相同的歷史，事實上，母親不正是我的歷史？我不知道如何能夠迴避「昨日」的呼喚，在每一個「今日」。

不只一次，母親告訴我，六歲喪父的她，此生最為感激的乃是有讀書的機會，那是大多數她的同輩所不曾有的。年輕的母親，不僅是喜愛書畫音樂的窈窕淑女，並且是雄心進取的；在一九二五那一年的夏天，她曾經與就讀彰化女中的十多位同學，成為第一批登上新高山（玉山）的台灣女性。十八歲自彰化女中畢業，初任教職，已經是月薪四十元的職業婦女（當時一個二十人口之家，一日的菜錢大約一元足夠矣），可以獨力撫養寡母與幼弟。無論年輕時候的母親，是否也有過「男人與女人將會毫無異議地肯定他們之間的友誼」這樣高貴而大膽的憧憬？她確實曾經擁有過自己的一片天地。結婚之後，優雅而不露痕跡地，她讓自己成為一個男人背後的女人。只有一次，母親告訴我，父親過世的那年，七十歲的她突然發現，自己對於家之外的世界一無所知，而那才是她一生最為慌亂的時刻。母親是幸福的，不只是因為她的愛情和婚

姻美滿。也是因為，她優雅而平靜地接受了——女兒、妻子和母親為她唯有的天職。

母親的同輩出現過幾個異類，三十年代活躍於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社會運動女將——葉陶——是其中之一。朋友們稱她為陶兄，她的文學家丈夫楊遠被稱為貴嫂。當她出現在我童年的記憶裡時，正是貴嫂在火燒島的政治牢獄的歲月，她是一棵大樹，獨力承擔著一家生計的中年婦人。與母親的「永恆不變的女性氣質」全然相異，葉陶坦率而不拘小節；我總是從她那豪邁又帶著一點戲謔感的笑聲中，得到足夠的鼓勵，自由地去想像她昔日流氓婆的丰采。沒有工作是低下的，賣花賣菸的葉陶和銀行董事長夫人永遠是一樣的尊嚴，大老闆和三輪車夫的買菸錢具有同樣的價值。但是，長期的操勞過度，還是過早地奪去她的生命。我常想像那個結婚前夕與楊遠雙雙被日本警察逮捕的她，那個曾經相偕與楊遠在南台灣鄉村池塘裡裸泳的她；當那個試圖要改變世界的勇敢的夢，在生命旅途的最終以「模範母親」收場時，她那不肯認命只做女人的心，可是平靜無波？我好像又看到了，她嘴角那一抹帶著戲謔的微笑。也許，葉陶才是我的鄉愁，在身為女性的原鄉。

另一位與母親同輩的，是當我在尋找二二八事件的口述歷史時，所採訪的一位見證人。常讓我想起她的，不是有關事件的證言，而是她身為女人的一段自述。說起年輕時候的自己，端莊的K女士毫不遮掩；因為婚姻不美滿，而有很嚴重的自卑感。富裕的娘家，礙於體面，無論如何不肯答應讓她離婚。沒有想到，白色恐怖的五〇年代，因為國民黨的追捕，萬不得已而隨中共地下黨員的丈夫逃到大陸，卻改變了她的下半生。在翻天覆地的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備受鍛鍊的她，逐漸建立起對自己的信心，成長獨立，並學有所用成為大學的日文教授。終

於，有勇氣提出離婚的要求，結束一段痛苦的婚姻。

3

的確，我也曾經懷有無限的憧憬，對那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撐起半邊天的婦女同胞們。然而，期待藉由制度的改變，而使得數千年封建與儒家思想之下的兩性問題，全盤獲得解決，畢竟是過分樂觀的。這個讓女人喪失自我的悠久文化，不也是女人與男人一起營造起來的？我又如何能逃避自己的一份責任？

無論是故鄉或異鄉，昨日或今日，誠然都不是女人的國度。在神聖母性或美麗愛情的名譽之下，自願地被剝削，自我迷失的陷阱從不匱乏。委屈或乖巧地做為男人的背影，或是強悍地與之抗衡，還沒有一條康莊大道。

看著同輩們的努力、掙扎與徘徊，有時不免覺得我們正是那失落的一代，在世紀轉折的十字路口上。雖然無法保持永遠的樂觀，但是可以期待，真正的蛻變將在很遠的未來現身，而我也一定看得到。

前生與來世均不可知，今生則充滿了偶然；有限的生命只存在於一段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存在於一個特定的集體環境之中。別無他途，我只能從生命的原點出發，做為一個人，因為只做為一個女人是不足夠的，去發現自己，去建立自我。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發現又重新建立。直到有一天，遇見一個我能夠心平氣和接受，並願意與之共生死的「自我」。

早在八〇年代後期，在陳映真先生所主持的《人間》雜誌，讀到幾篇有關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報導文學；當時對文章的作者藍博洲一無所知的我，內心深處有一股按捺不住的興奮。

多年來，藍博洲先生默默地尋找，獨自探索那黑暗噤默的白色恐怖年代；在他勤勞的耕耘下，這一段長年被湮滅的民眾史，彷彿嚴冬過後，方甦醒過來的廢園，竟而新苗綠芽逐漸地茂盛起來。

在這世紀之初，看到藍博洲的新著《台灣好女人》即將出版，最是難得的喜悅。透過藍博洲的筆端，我更為清楚地認識自己的「昨日」，現代史中的台灣女性，也才有一個較為完整的面貌。在最為黑暗的時代，她們從不曾缺席過，她們也不僅僅是悲劇的男性英雄的背景；她們勇敢有夢，並且堅定不移地擔當著歷史傳承的責任。

我不僅感謝藍博洲寫這本書的用心，也感謝他催促我寫成這篇文章。

二〇〇一年五月一日 于長島石溪

台灣好女人



長久以來，在進行五〇年代
白色恐怖民眾史的田野調查
時，我經常聽到一些女性受
難人提到一個新竹客家女學
生小傅的悲劇。因為這樣，
我開始尋訪一直讓同時受難
的女性難友難以忘懷的小傅
的生命史。

小傅

